



在这世上，爱情真是凤毛麟角。
爱情出现的时候，人们真该好好把握，尽可能地善待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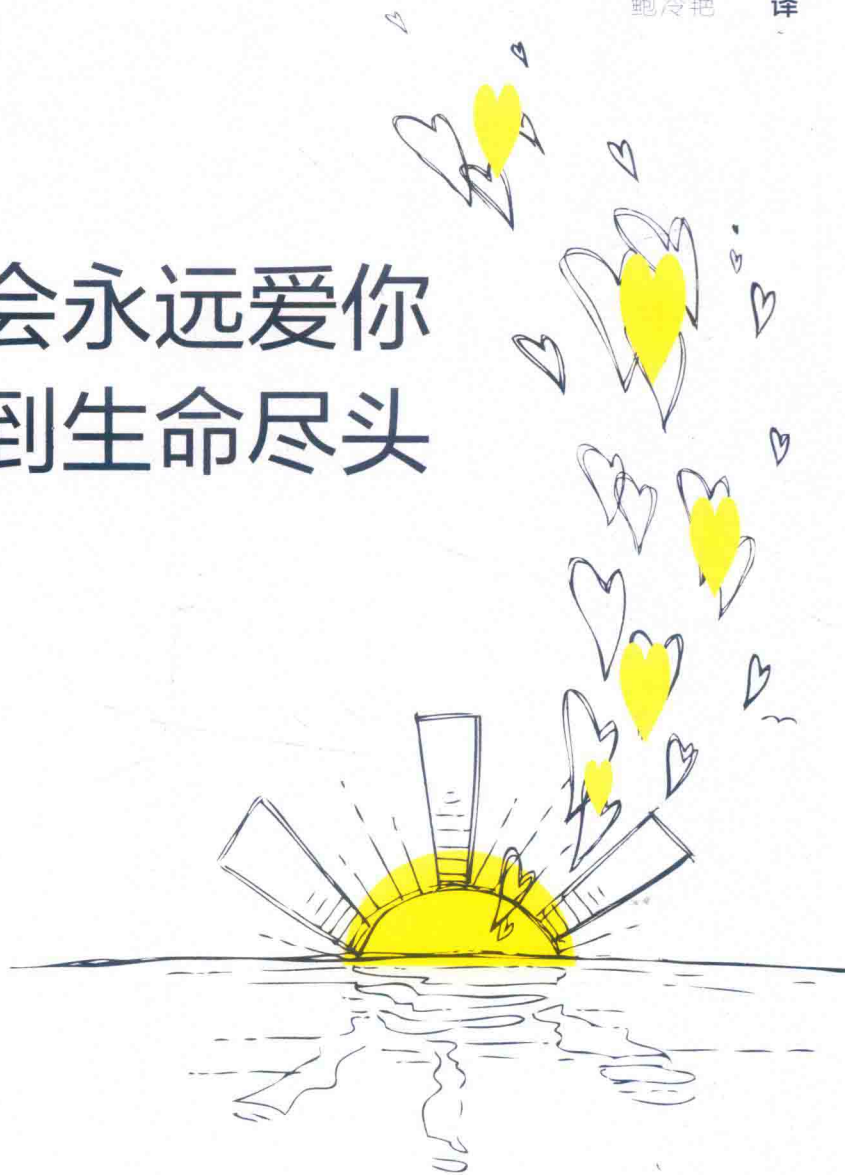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鲍冷艳

译

我会永远爱你 直到生命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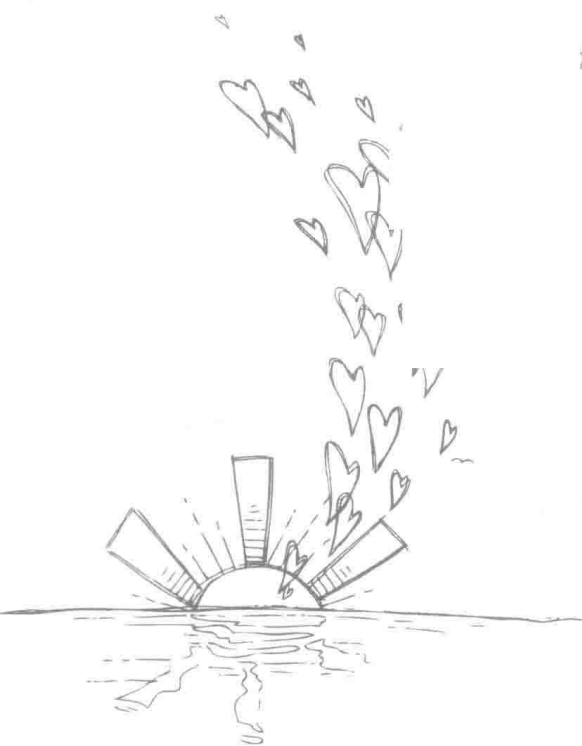


非
外
借

我会永远爱你 直到生命尽头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鲍冷艳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会永远爱你, 直到生命尽头 /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鲍冷艳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3

ISBN 978-7-5594-4485-1

I. ①我… II. ①威… ②鲍… III. ①剧本—作品综合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12799 号

我会永远爱你, 直到生命尽头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鲍冷艳 译

出 品 九志天达 豆瓣阅读

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91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3 月第 1 版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4485-1

定 价 4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总括

毛姆是英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剧作家。只不过，在我们国家，他的剧作似乎不是很有名。但事实上，毛姆走红英伦三岛，剧本起的作用不亚于小说，尤其是喜剧，其幽默的对话委实令人莞尔。在这点上，中外有点文化差异。比如，我国的古典戏剧讲究唱念做打，唱排在首位，所以文字上更注重抒情，不像欧洲戏剧那样偏重对话。因此，当初将西洋舞台剧翻译成“话剧”实是真知灼见！当然，两种风格不同的戏剧要能有机地糅合，那肯定更有趣。

本书由四部剧作组成，分别是《圈》《多特太太》《弗雷德里克夫人》《凯撒的妻子》，这四部剧作都是比较典型的爱情故事，虽然具体的情节不同，但是都能让人感受爱情的复杂，爱情的酸甜苦辣，从而对爱情有更多的理解。

一、《圈》

《圈》是一部三幕喜剧，结构简单，情节紧凑，出场人物也不多。剧本的内容很常见，涉及爱情、家庭、婚姻、女性独立等常见元素。毛姆眼光如炬，如手术刀般精确地剖析了不少问题的要点，然而，这种直抵问题核心的坦率和真诚未必招人喜欢。尤其是作者借深谙人情世故的老尚皮翁-切尼之口说出的某些台词，简直就是破坏玫瑰色梦想的终极杀手。

纸醉金迷、鬓香钗影、觥筹交错——虽然上流生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有着强大的诱惑力，可在某些人眼里，却似雕金镂银的监狱。至于说本剧的女主角向往的“爱情”，到头来是某种救赎呢？还只是无聊生活中泛起的一丝涟漪，终究春梦了无痕呢？我想读者心中自有答案。

二、《多特太太》

本剧也是一部喜剧，属于爱情、婚姻、家庭类的题材。不过侧重不同，《圈》多戏谑英国上流社会旧式婚姻本身的痼疾，《多特太太》以如何争取心仪对象为重点。

说明一点，女主角的昵称在英语中是Dot，该词原意另有“小不点”的意思。女主角身材娇小玲珑，用该词非常贴切。原本想译成“点太太”，但觉得容易引起歧义，因此还是根据习惯，音译其名为“多特太太”。

希望这部有趣的喜剧能陪大家度过一段有趣的阅读时光。想想

看，一个娇滴滴的俏寡妇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抄着拨火棍，费劲地拆解一辆汽车，这画面该有多美啊！

三、《弗雷德里克夫人》

《弗雷德里克夫人》创作于1903年，是毛姆戏剧创作巅峰期的代表作之一，颇受好评。据说曾经在伦敦的戏剧舞台连续上演一年多的时间，在商业上也非常成功。本剧主要讲述了一个历经人情冷暖、在情海中几番沉浮的女子终于找到幸福的故事。

在译完作品后，我忽然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弗雷德里克夫人》和《多特太太》可谓姐妹篇。用简单的话来讲，《弗雷德里克夫人》是“破产的贵族寡妇找到幸福”，《多特太太》是“守寡的有钱老板娘追求幸福”，而且两剧中都有一个叫“吉罗德”的男性角色（我私下怀疑毛姆挺喜欢“吉罗德”这名字的，在其他作品中也会出现），当然人物设置完全不同。读者如果有兴趣，将两剧对照阅读，就更能体会毛姆对世态人情的细致观察，自然也少不了俏皮幽默、令人捧腹的对白。

不过，《弗雷德里克夫人》的内涵要稍微苦涩一些，尤其是第三幕前半部分，弗雷德里克夫人和年轻的梅瑞诗顿侯爵那场戏——韶华渐逝的中年贵夫人看着镜中的自己，那番台词既像戏谑人生的言辞，又像哀叹逝水流年的内心独白，大有温庭筠笔下“衰桃一树近浅池，似惜红颜镜中老”的意境（语出《古韵春晓》，又称《玉楼春》《春晓曲》等）。

本剧巧合或者传奇的元素更淡一些，因此人物性格显得更加突

出，语言更具特色。

只是毛姆终究心地厚道，还是让剧中那些慷慨仁慈、真挚温良的人历经生活的波折后，依然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因此，也希望大家能在甜蜜的故事中找到继续努力、继续前进的力量！

四、《凯撒的妻子》

在毛姆众多作品中，本剧的名气并不是很大，不过由于其创作于一战后，所以应该属于作者思想波动较大时期的作品。个人感觉，本作品有些类似《应许之地》，更适合有一定阅历的读者。尤其其故事背景是在埃及，西亚、北非的历史本来就复杂，男主角偏偏又是殖民政府的负责人，因此剧中价值观的冲突就更厉害了，而且这种冲突还不是作者后期作品《刀锋》里的那种——《刀锋》虽说是各种思潮一锅炖，但还是有一条“逐一幻灭”的主线。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品内涵，下面从两个层面稍微说说一些个人的看法。

第一个是故事层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毛姆的创作水平确实厉害，两条明线，一条暗线，故事脉络清晰流畅，几无赘笔。两条明线互相纠缠，毫不拖沓：一条是女主角的爱情经历，另一条是争夺埃及总督身边的好差事——可以将本剧视作“一个涉及职场宫斗的爱情故事”或者“一个具备爱情元素的职场宫斗戏”。一条暗线：埃及民众反抗殖民政府的斗争，或者以作者的立场来说，“针对英国政界人士的阴谋诡计”。

第二个是思想层面。我原本一直犹豫要不要译介该作品，因为

其价值观实在不好评述，但后来想起来前几年有一部挺受欢迎的美国电影《金蝉脱壳》，其间的莫名其妙之处跟本剧有些像，所以觉得译出来应该也是挺有意思的。

回到本剧，类似的情况在于：在毛姆笔下，埃及透露出某种野蛮的异域色彩，上至总督到中间阶层的官员，下至平民，为人处世既奸诈凶狠，又颟顸愚昧，与之相对照，英国人勇敢睿智，宅心仁厚，同时作者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贬低对方的文明；然而，毛姆终究是一位优秀作家，还是道出了某种实情——英国是殖民者，是侵略者，在埃及，仇恨英国人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考虑到本剧的创作年代，经过一战，英国虽然是战胜国，但终究是强弩之末，昔日帝国的光辉渐渐黯淡，毛姆作为精英阶层的成员，对此自然心知肚明。于是，本剧一方面塑造出亚瑟爵士这样带有理想化色彩的角色，坚强隐忍、长袖善舞，为英国的利益殚精竭虑，另一方面作品中弥漫着某种悲凉的情绪，最终花园里飘荡着的是哀伤的贝都因歌谣——我倒不觉得毛姆有意为之，应该是下意识流露出的无可奈何之意。另外还有一些背景得留个心眼，比如英国人对死刑的看法（女主角对凶手的同情着实莫名其妙，不过稍微关注国际新闻的读者应该会发现如今欧美社会这种倾向越来越厉害，看来还是颇有历史渊源的），比如埃及社会或明或暗流露出对亚美尼亚人的歧视……

总之强调一点，在阅读作品的时候，要留意作者本身的立场，对于某些纷繁芜杂的信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最后，希望本剧能给大家带去有趣的阅读时光。

目 录

序言 / 01

圈

登场人物和场景 / 002

第一幕 / 003

第二幕 / 031

第三幕 / 065

多特太太

登场人物和场景 / 096

第一幕 / 097

第二幕 / 131

第三幕 / 165

弗雷德里克夫人

登场人物和场景 / 200

第一幕 / 201

第二幕 / 233

第三幕 / 269

凯撒的妻子

登场人物和场景 / 298

第一幕 / 299

第二幕 / 337

第三幕 / 375

卷



登场人物和场景

克莱夫·尚皮翁-切尼

阿诺德·尚皮翁-切尼：下议院议员，克莱夫的儿子

波蒂厄斯勋爵：昵称休吉

爱德华·鲁顿：昵称特迪

凯瑟琳·尚皮翁-切尼夫人：凯瑟琳的昵称是凯蒂，剧中大部分都用凯蒂夫人一词

伊丽莎白：阿诺德·尚皮翁-切尼的妻子

安娜·申斯通太太

地点：阿诺德·尚皮翁-切尼在多赛特郡的宅子，名为阿斯顿-阿迪庄园

第一幕



场景：阿斯顿-阿迪庄园的一间客厅，装饰得富丽堂皇，墙上挂着几幅名家丹青，家具是乔治亚王朝风格。《乡村生活》杂志介绍过阿斯顿-阿迪庄园，还配上很多插画。与其说这是一所宅子，还不如说是一座宫殿。业主为此非常自豪，屋里所有一切都是时下最时髦的。屋子的尽头是法式落地窗。透过窗户，能看见姹紫嫣红的美丽花园。这是一个怡人的夏日清晨。

（阿诺德进屋。他大概三十五岁，身材高大，长相英俊帅气，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神情显得很机灵敏锐。他有一张知书达理的面容，但多少有些无精打采。他的衣着考究。）

阿诺德（大声叫道）：伊丽莎白！（他走到窗边，又叫一声）伊丽莎白！（他打铃。趁等待的时候，他环顾屋里。有几把椅子，他稍微挪动了其中一把。他拿下壁炉架上的某件装饰品，掸掸它上面的灰尘。此时，一个仆人进来）哦，乔治！你去瞧瞧，能不能找到切尼夫人。要是见到她，问问看，她现在能不能抽空过来一下。

仆人：好的，先生。（转身，正要离开。）

阿诺德：谁负责打理这间屋子？

仆人：先生，我不知道。

阿诺德（示意他离开）：好吧。

（仆人退场。）

阿诺德（又走到窗边，叫道）：伊丽莎白！（他看见申斯通太太）

哦，安娜，你知道伊丽莎白在哪里吗？

（申斯通太太从花园走进来。她四十岁的模样，和蔼可亲，仪容

姻雅。)

安娜：她不是正在打网球吗？

阿诺德：没有，我刚去过网球场。出了点非常棘手的事情。

安娜：哦？

阿诺德：我真不明白，她到底去哪里了！？

安娜：你觉得波蒂厄斯勋爵和凯蒂夫人什么时候会到？

阿诺德：他们坐汽车，准时过来用午餐。

安娜：你真的想让我留在这里？你知道的，现在还不是太迟。我可以收拾行李，然后坐上一列火车，随便去哪里都无所谓。

阿诺德：是的，我们当然需要你。如果有外人在这里，事情会容易很多。你能来，真是太仗义了。

安娜：哦，真能说！

阿诺德：而且我觉得，带着特迪·鲁顿来这里，实在有见地。

安娜：他真是活泼好动，对吗？

阿诺德：是的，活泼好动是他的巨大财富。我觉得他的脑子不是很灵光，但是你晓得的，在瓷器铺子里，人们有时候需要一头横冲直撞的公牛……能打破尴尬的沉默气氛。我已经打发仆人去找伊丽莎白了。

安娜：我敢说她正在穿鞋子。她和特迪都去换鞋了。

阿诺德：换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吧。

安娜（微笑道）：你知道的，女人不能只换鞋，还得扑扑粉补补妆。

（伊丽莎白进来了。她二十岁出头，长得如花似玉，穿着浅色的夏日连衣裙。）

阿诺德：亲爱的，我到处找你。你干什么去了？

伊丽莎白：没干什么！我一直在倒立呢。

阿诺德：我父亲在这。

伊丽莎白（惊讶地说）：哪里？

阿诺德：在小别墅那边。他昨晚到的。

伊丽莎白：见鬼！

阿诺德（温和地说）：伊丽莎白，我希望你别说这样的话。

伊丽莎白：如果碰上某件事情可以用“见鬼”来形容，但是你不说“见鬼”，那么打算什么时候说“见鬼”一词呢？

阿诺德：我原以为你会说“哦，讨厌”，或者类似的话。

伊丽莎白：可是那类词汇无法表达我的情绪。况且，那天在授奖典礼上，你颁发奖项的时候说——“在英语中，找不到同义词来形容。”

安娜（微笑道）：哦，伊丽莎白！要求一个政客在私底下说的话，跟他在公开场合讲的要一致，那就太不公平了。

阿诺德：我说过的话，我永远愿意忍受。在英语中，没有同义词。

伊丽莎白：若是如此，那就很遗憾了——不管什么时候，我觉得想说“见鬼”，那就有动力迫使我继续说这个词。

（爱德华·鲁顿的身影出现在窗外。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年轻人，穿着法兰绒裤子。）

特迪：我说，网球怎么办？

伊丽莎白：进来。我们出状况了。

特迪（进屋）：太好了！什么事啊？

伊丽莎白：英格兰的语言问题。

特迪：别跟我说，你把动词原形给拆了！

阿诺德（微微皱眉道）：伊丽莎白，我希望你能正经点。这情况并不令人很开心。

安娜：我觉得，特迪和我最好先退下吧。

伊丽莎白：胡扯！这件事，你们两个都脱不了身。如果将要发生令人不快的事情，我们需要你们在道德上的支持。这就是我们要你们来的原因。

特迪：可是我原以为自己受邀是因为我有一双蓝眼睛。

伊丽莎白：自负的野人！你的眼睛碰巧是棕色的。

特迪：出什么事了？

伊丽莎白：阿诺德的父亲昨晚到了。

特迪：他来了，上帝啊！我还以为他在巴黎呢。

阿诺德：我们都这样想的。他本来跟我说，接下来一个月，他都要待在巴黎。

安娜：你见过他了？

阿诺德：没有！他给我打电话的。谢天谢地，他在小别墅里有电话。

如果他愣头愣脑地直接闯到这里，那可就真是鸡飞狗跳了。

伊丽莎白：你跟他说了凯瑟琳夫人要来的事情吗？

阿诺德：当然没说。我得知他到这儿后，就被吓得目瞪口呆了。于是，我寻思着我们最好先通通气。

伊丽莎白：他还要到我们这里来吗？

阿诺德：是的。他话里话外有这意思，而且我想不出有什么借口可以拒绝他。

特迪：难道你不能拦下另一批人吗？

阿诺德：他们都坐汽车过来，随时可能抵达。想取消来访已经太迟了。

伊丽莎白：而且取消的话，可真叫鲁莽了……跟野人似的。

阿诺德：我就知道让他们来这里是一件蠢事。是伊丽莎白坚持叫他们来的。

伊丽莎白：阿诺德，说到底，她是你的母亲。

阿诺德：这就意味着她的珍贵程度了——有她不多，没她不少。现在，你无法想象这给我的压力有多大。

伊丽莎白：都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从那以后，你一直心怀怨恨……似乎太冒傻气了吧。

阿诺德：我心里没有怨恨，但事实是她给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我无法找理由帮她开脱。

伊丽莎白：你尝试过帮她开脱吗？

阿诺德：亲爱的伊丽莎白，再一次追根究底毫无用处。可怜又可叹，事情很简单。当时，她有一个痴情的丈夫，而且她的地位显赫，不用操心钱……要多少有多少，还有一个五岁的孩子。然后，她跟一个已婚男人跑了。

伊丽莎白：波蒂厄斯夫人并非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阿诺德。（对安娜说）你认识她吗？

安娜（微笑道）：我觉得，可以用“望而生畏”形容那位夫人。

阿诺德：如果你打算拿这个来取笑，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安娜：阿诺德，对不起。

伊丽莎白：可能你母亲根本情不自禁啊——如果她坠入爱河，就无法自拔了，对吗？

阿诺德：然后完全不顾忌荣誉、责任和尊重吗？哦，是的，当时那种情况下，“爱情”这借口还挺管用的。

伊丽莎白：这样说你的母亲，实在不是很上道。

阿诺德：我无法将她视作自己的母亲。

伊丽莎白：你的心结无法打开，是因为她没有替你考虑。我们女人当中，有些人母性更强，而有些人更具女性特质。当我想到她如此